

你爱谁我就杀谁

李承欢被抬下去后，泽君殿里静了很久。

三更天的时候，程吉走到温怀璧身边道：「陛下，太后在南门口把人劫了，现在已到将军府。」

温怀璧屈指手指敲了敲桌子：「瞧瞧，这是坐不住了。」

他站起身往殿外走，心里对姜虞道：「走了，带你去把身体拿回来。」

姜虞哼哼唧唧应了一声，拿了包果脯上了马车。

温怀璧把身体让给她吃果脯，问道：「这次不问我你身体为什么在将军府了？」

姜虞拿了块梅肉：「太后平日做事可迂回得很，这次都做得这么明显了，开永安宫、开长乐殿，还直接在宫门口劫人往将军府走。」

她搓了搓梅肉上的盐霜，把梅肉吞下去，才继续道：「她都做得这么明显了，我要是再猜不到我身体藏在将军府里，那不就浪费她的一片苦心了？」

温怀璧笑道：「李承昀在禁足，无人能进将军府探望，她引我们过来的方法有千万种，却特地选了毒杀李承欢，你觉得是什么？」

姜虞咬了咬下唇，半天才问：「嗯？」

温怀璧说：「因为她不确定你的身体就在将军府里，所以她需要进去看一眼。寻常的事情够不上进府的理由，只有李承欢的死才合情合理。」

姜虞一拍手：「所以你要吊着李承欢一口气，下令让人把她送回家去！太后不管有没有在宫门口杀死李承欢，她只要见了李承欢就有理由回将军府，不管说是送遗体还是送遗物，都能进府探个虚实，看看我的身体究竟在不在。」

「是，这样她才能保证手上的筹码能和我换令牌。」温怀璧控制住身体掀开车帘。

他见马车已经停在将军府外了，于是直接下了马车。

守在将军府的侍卫们见他来了，急忙迎上来道：「陛下，方才太后娘娘……」

温怀璧微微抬手：「朕已经知道了。你去通报一声，就说朕来了。」

侍卫得了他的话，直接就进府通报去了。

温怀璧抬头看将军府的牌匾：「所以她不敢确定你的身体一定在将军府。」

姜虞看了一眼将军府门前的守卫：「不管不管，我赌五文钱，我身体就在里面！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，似笑非笑：「怎么，有些人这么确信自己的身体在将军府里，是不是因为和里面那位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？」

姜虞拔高声音：「你就在这等着我呢是不是？我和他早就没关系了，你别在这给我鬼扯乱七八糟的！」

温怀璧听她把和李承昀的关系撇得清清的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

他敛眸遮住眼中笑意，得寸进尺道：「姜虞，我就是提了他一句，你怎么这么大反应，莫不是……」

「是你个头！」姜虞道，「给我闭嘴！」

温怀璧眉目间的笑意更明显了。

他正要再和她说点什么，将军府的大门突然就打开了。

太后从将军府里走出来，扶了扶簪子问道：「陛下怎么来了？」

温怀璧慢条斯理道：「母后煞费心思把朕引来，朕若不来看看，不是拂了母后的意？」

太后皱眉：「陛下这话，哀家怎么听不懂？」

她面露哀伤，叹了口气：「哀家不过是在南门口偶遇了一队侍卫送承欢出宫，哀家见她可怜，来此将她的遗物带给她兄长做个念想罢了。」

「念想？」温怀璧眸底晦暗，语气却玩味，「这李家上下都是戴罪之身，留念想朕看是不必了，说不准一会儿在黄泉路上还能碰个面。」

太后脸上的笑有些挂不住了：「瞧陛下这话说的，哀家听说承欢是在泽君殿中毒的，她只是去给母家求情，不知是哪里得罪了陛下？」

「母后的意思是，是朕杀了李承欢？」温怀璧嗤道，「朕既然担下了这杀名，倒也应该做些什么落实一下。」

他转了转扳指：「不如朕就赏母后死后与李承欢合葬，正好全了你与她姑侄情深，如何？」

「温怀璧！」太后高声喝道。

温怀璧淡笑，拿出假令牌把玩：「母后怎么急了？你给朕使了那么多绊子，朕还没急，母后怎么先急了？」

太后目光落在假令牌上，突然笑出声道：「温怀璧，你以为手上握着我李家的令牌，就能笑到最后了吗？」

温怀璧笑而不语，手指蹭着假令牌上的纹路。

太后胸口起伏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道：「哀家和你换。」

温怀璧装模作样道：「母后说笑了，什么东西还能比这令牌有吸引力？」

太后眯了眯眼，伸手摸到袖袋里，然后把那枚黑底红字的魂引拿了出来。

她把魂引拿在手中端详：「陛下当日在围场冒死救姜贵妃，在孤鸿寺更是连命都不要了，跳进地宫去找她，想来对姜贵妃的情分不浅。」

说着，她把魂引举起来：「这木牌能让姜贵妃起死回生，陛下可换？」

温怀璧敛眸：「一块木头而已，若能叫姜贵妃起死回生，朕大可叫木匠照这个样子做千万个，何需和母后换？」

太后捏紧魂引：「这木牌中有符咒暗藏，只要哀家捏碎它，姜贵妃就能复活。」

温怀璧又甩了甩手上的假令牌，勾唇道：「能不能复活，全凭母后一张嘴，朕可是不太信。」

太后眯着眼看了他许久，最终把魂引放在一旁的侍卫手上：「你把它呈给陛下，能不能复活，陛下捏碎它一试便知。」

温怀璧不置可否，接过魂引在手上把玩许久，等天都蒙蒙亮了，他才微微用力把手中的魂引捏成齏粉。

他心里问姜虞：「有什么感觉吗？」

姜虞深吸一口气：「没什么特殊的感觉。」

她正要再说话，突然之间一阵晕眩感袭了上来，那是一种被抽离的感觉，连带着她能感受到一种头痛欲裂的感觉。

她立马改口，虚弱道：「不，有感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把我往外面扯。」

温怀璧问她：「往哪扯？」

姜虞声音越来越小，呼哧呼哧喘了口气：「将军府……」

温怀璧的手微微松了些，面粉从他手心扬了下来。

他道：「你先进去，醒来后想法子脱身出来，我就在这等你。」

姜虞含含糊糊「嗯」了一声。

温怀璧又道：「对了。」

姜虞声音轻到几乎听不见了：「嗯？」

温怀璧干咳一下：「保护好自己，别被他……嗯，别被他轻薄。」

姜虞闻言，强忍着从灵魂深处涌出的痛楚，微微拔高声音道：「他敢？他要敢轻薄我，我揍……」

话音未落，她的声音突然停住了，随即眼前一黑就没了意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的意识又开始回笼，她勉力睁开眼，就见自己正被人抱在怀里。

她目光向上移，就见抱着她的人穿着一身喜服，正闭目养神，赫然是李承昀！

她又垂眸看自己身上，就见自己身上也穿着一套嫁衣，于是她动了动身子，急忙想要伸手推开他，但他抱着她的力道很大，她根本动弹不得。

李承昀感受到怀中动静，掀起眼皮子看她。

他眸底有惊讶，语气倒没什么大的波澜：「醒了？」

姜虞不看他，也没说话。

李承昀钳制着她的手突然松了些，哼笑问她：「不想和我说话？」

姜虞感觉到他的钳制松了，于是铆足力气把他推开，然后站起身直接往门的方向跑去。

不料，她刚迈出几步，耳侧就传来一阵「哗啦啦」的链条碰撞声。

紧接着，她的左脚腕一沉，整个人的重心集中在了左脚腕上，然后身子被狠狠向后一拖，「咚」地一下就摔倒在地上！

她闷哼一声，目光向下移，就见自己左脚上被套着一根铁锁链，而那根锁链正被李承昀伸手握着。

她喘了口气，哑着嗓子肯定道：「刚才是你扯着这根链子把我扯摔的。」

李承昀闻言，眸中带着笑，缓步走近她：「怎么，醒来见了是我，不乐意？」

他没扶她起来，只是蹲下身，伸手蹭了蹭她的脸：「可我一直等在等你醒来。」

姜虞别过脸不让他碰，撑着身子爬起来，甩了甩脚上的铁链：「你疯了？」

李承昀被她骂了一句，不仅不生气，还笑出声来：「我是疯了，你不是早就知道我是个疯子吗？」

他伸手摸了摸凉冰冰的铁链：「只有疯子才会在下葬那日把你的身体偷回来藏着，只有疯子才会给一具尸体穿嫁衣，只有疯子才会每天抱着尸体等你睁开眼和他拜堂成亲。」

他笑得愈发开怀：「姜虞，我是疯了，我好像比我以为的还爱你。」

姜虞暗啐一声，往后退了两步，然后用手撑着地面要起身，手腕上的铁链被甩得哗啦啦作响。

李承昀也没拦她，只是等她快爬起来的时候又伸手扯了扯那根链子——

「啪！」

姜虞的脚腕被往后一拖，然后整个人一个踉跄，又狠狠摔倒在地上。

李承昀凑近她，在她耳边柔声问：「这次又要逃到哪里去？」

姜虞不和他说话，伸手去扯自己脚腕上的锁链，手指蹭在锁孔的地方试图想办法解开脚上的锁链，但怎么弄都是徒劳。

李承昀看着她脚腕上被铁链蹭出的红痕，眼底笑意浓重。

姜虞见李承昀没抓着铁链，于是撑着身体起身又要跑，但起身的时候李承昀又伸手拽了铁链一下——

「咚！」

她被扯了一把，又狼狈不堪地摔倒在地上，身上朱色的嫁衣裙摆在地面上铺了开来，绽开一朵殷红的花。

她闷哼一声，动了动腿，却发现自己的脚扭了，脚腕也被坚硬的铁锁链硌破了皮肉，有黏糊糊的血从伤口处渗出来。

李承昀也看见了她的伤口，于是伸手把她的脚腕钳住，微微倾身看她脚腕。

姜虞把脚往外抽，他却将她的脚腕握得更紧，力道大得几乎要把她骨头捏碎。

他手指微微蹭过她伤口上的血，然后不嫌脏似的将沾了血的手指凑到唇边。

他低头微微舔了一下手指上的血，然后在她耳边低语：「甜的。」

姜虞愤然踹他一脚：「你是不是有病？」

李承昀没理她，唤屋外的下人端了两杯合卺酒进来，然后端着两杯合卺酒凑近她。

他一只手端着自已那杯合卺酒，另一只手将另一杯合卺酒往她手里塞。

姜虞不接那杯酒。

李承昀见她丕接，倒也没恼，饮尽自己那杯以后就掐住她的下巴把酒往她嘴里灌，但语气很柔和：「大喜的日子，怎么哭丧着张脸？」

姜虞拼命偏头丕喝那酒：「你这个疯.....唔，咳.....咳.....咳.....」

她话都没说完，就被强行灌下去一杯酒，酒水辛辣，呛得她一边干呕一边咳嗽，连眼角都溢出了些泪水。

有许多酒液没被灌下去，顺着她的下巴淌到嫁衣领口处，氤氲出一片深红。

李承昀眸色晦暗，又重新倒了杯酒，然后把酒盏凑到她唇边：「乖一点。」

姜虞抬眼看他，却见他黑沉沉的眸底蕴了一丝兴奋。

她咬了咬下唇，目光挪到将军府大门的方向，然后又垂下眼去。

温怀璧还在外面等她，她不能再和李承昀这样耗着了，若是继续挣扎恐怕只会让他越来越兴奋。

想着，她垂下头去乖乖衔住酒盏边缘，一口一口把合卺酒喝了下去，然后晃了晃脚腕上的铁链：「我脚有点疼，能把它解开吗？」

李承昀敛眸瞧她，没说话。

姜虞放软声音又道：「我肚子也有点饿，既然喝完了合卺酒，不如你把链子解开，我们一起去前厅吃点东西？」

李承昀唇角扬起来了，他冲着屋外守门的下人道：「来人，拿饭菜进来。」

姜虞抿唇，又低下头不说话了。

李承昀轻笑一声，从下人那儿接过饭菜，拿起一碗粥要喂她喝。

姜虞不喝，又甩了一下脚上的铁链：「脚疼。」

李承昀搅了搅碗里的粥：「把粥喝了，我叫人给你处理伤口。」

姜虞说：「你这样拴着我，我的伤这辈子都好不了。」

李承昀突然笑出声来：「那便这辈子都别好了，烂了一条腿正好在我身边拴一辈子，哪里都不用去。」

说着，他又舀了一勺粥凑到她唇边。

姜虞深呼吸一口气，紧紧捏着拳头，还是垂首把勺子里的粥喝下去了。

李承昀唇角勾着笑，又喂了她一勺。

姜虞还是乖乖喝了。

一勺接着一勺，一口接着一口，很快，碗里的粥就见了底。

李承昀起先是笑着的，但见她像个没生命的人偶一样任他摆布，脸上的笑意又渐渐淡了下去。

他又盛了一碗粥喂给她，她还是很乖地一口一口把粥喝得见底。

他脸上的笑意终于褪得干干净净。

他讨厌她这一副不会哭不会笑任人摆弄的样子！

她应该会哭会笑、会生气会开心，而不该是现在这样毫无生气的样子，她的情绪越鲜明，他越开心。

他喉结上下滚了滚，手指落在她脚上的伤处：「你故意的。」

姜虞闭上眼，眼睫微微颤动，但是不说话。

李承昀落在她伤口上的手指陡然用力：「和我说句话，嗯？」

姜虞痛得身子一抖，但死死咬住了唇，没让自己痛呼出声。

李承昀眼睛都红了，他眯眼看她，然后从袖袋里掏出个钥匙来在锁链上轻敲：「睁眼看看我。」

姜虞没动静。

李承昀又用钥匙在她脸颊上轻蹭：「你不是想我把锁解开吗？看我一眼？」

姜虞眼皮子抖了抖，但还是忍住了没睁眼。

李承昀见她眼睛动了，于是又抱了她一会儿，然后突然走到旁边的几案上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朵绢花来。

那绢花是淡紫色的，花蕊用小粒小粒的东珠嵌着。

他把绢花塞进她手里，笑道：「姜虞，你不该这样没半点情绪的。」

姜虞手里被塞了朵绢花，她眼皮子又颤了颤，手中感受着绢花花瓣层层叠叠的柔软触感。

她总觉得这绢花的材质有点熟悉。

她心中还在辨认这朵绢花的来历，就感觉到李承昀抓着她的手，带着她用手指蹭过绢花花蕊处的东珠。

她呼吸急促了些，好像有什么零零碎碎的回忆掠过脑海。

还没来得及细思，她就听见李承昀在她耳侧低语：「姜虞，还记得这朵绢花吗？鸾铃之祸后我买给你的，整个宸阳城里没有第二朵一样的，后来姜嫣把它抢走了，你闷闷不乐和我抱怨了好几天。」

姜虞身体一僵，眼皮不停抖动。

李承昀眸中多了抹笑意，软语道：「现在物归原主，无人再和你抢了。」

姜虞睁开眼看那绢花，手紧了紧：「为什么这朵绢花会在你这儿？」

李承昀替她理了理头发，与她对视：「你觉得呢？」

姜虞胸口起伏得剧烈了些，她死死抓着那朵绢花，半晌才道：「你杀了……」

李承昀用食指抵住她的唇，愉悦道：「她死的时候连眼睛都没闭上，就死死盯着我，说改婚约是她阴差阳错做过最对的事情，还好没叫你嫁给我。」

他脸上笑意渐浓：「可你如今与我穿了喜服，喝了合卺酒，你说她会不会气得活过来？」

姜虞突然打掉他放在她唇边的手指：「李承昀，她是挡了你升官发财的青云路还是怎样，需要你李将军亲自动手？！」

李承昀反握住她的手：「因为她要害你。」

他哑笑道：「这天下所有人都可以死，只有你不行。」

姜虞抬眸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半晌才「嗬嗬」哑笑出声来。

她铆足了力气想把他撞开：「只有我不行？李承昀，你别假惺惺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杀她是因为裴辛吗？」

她胸口上下起伏，尖声道：「李承昀，你是不是深情装久了连你自己都信了？你要杀人灭口，你怕她挡你的青云路，别拿着我做借口！」

李承昀却笑出声来，攥住她的下巴要亲吻她：「你现在终于不像个死人了。」

姜虞抽出手来狠狠扇了他一巴掌：「你离我远点！」

李承昀猝不及防被她扇了一巴掌，眼睛危险地眯起：「他可以我就不可以？他有什么好？」

姜虞红着眼看他，一字一顿道：「他比你好千倍万倍。」

李承昀也生气了，眸底一片猩红。

他伸手掐住姜虞的脖子，手中力道愈发大了，咬牙切齿贴在她耳根道：「你如今牙尖嘴利的不讨喜，反倒是死了听话些。」

姜虞脖子被掐得生疼，她渐渐开始喘不过气，一只手搭在他的手上，用力想把他的手指给掰开。

她视线也渐渐模糊，因为喘不过气，有泪水从眼角淌出来。

她抑制不住地摇头，突然瞥见旁边的矮桌上有一把匕首，于是她竭力伸手去够那把匕首，挣扎几番后终于抖着手把匕首反握了起来，然后狠狠将匕首刺进李承昀的后腰！

「扑哧——」

刀锋没过皮肉，来回转着圈搅着李承昀的血肉，黏腻腻的声响在室内蔓延。

李承昀不怕疼似的，甚至一声闷哼都没有，但掐着她脖子的手微微松开了些。

他反手去握姜虞持刀的手，然后握着她的手把刀子拔出来，又用刀尖抵在腰后另一处皮肉完好的地方。

他贴近她耳根道：「可我舍不得杀你，姜虞。」

姜虞满手湿漉漉的血，想要挣脱，嘴里骂道：「疯子！」

他把她的手握得很紧，就抵着他自己的后腰，另一只手去蹭她眼角因为窒息淌出来的泪：「继续捅，哭什么？」

他说：「我舍不得杀你，但舍得杀他。」

他握着她的手，把刀尖又送进自己腰后的皮肉里：「你只能属于我一个人，所以你爱谁我就杀谁。」

姜虞被他强制握刀捅他，她手都在发抖，手心里是湿漉漉的血。

她大口大口喘着气，终于寻了个姿势反手狠狠拧了一下胳膊，挣开了手，然后她把刀子咣当一丢。

借着这个姿势，有个钥匙「咣当」一声从李承昀的袖中掉到地上。

姜虞连忙反身抓住钥匙，忍着脚腕上的痛一脚踹开李承昀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钥匙插进锁孔里！

「咔嗒」一声，锁链被解开了。

她见李承昀伸手要拽她，于是猛地起身撞开了房门：「我爱谁你就杀谁？」

她几乎是用她这辈子最快的速度冲了出去，尖着嗓子边跑边道：「若真有那一天，在他死前，我拼了命也会先杀了你。」

她头也不回往外跑，脚腕上还有被铁链磨得不停流血的伤口，但她半步都不敢停，就算摔倒了也会立刻撑起身子继续往前跑。

快跑到将军府大门口的时候，她远远看见门外的温怀璧，然后心中不着地的那种不安感霎时消散许多，于是更用力地迈步往门口跑。

但脚步刚跨到门槛的时候，她的衣服就被人往后狠狠扯了一下！

她踉跄着往后倒，一下就摔进了李承昀怀里，紧接着脖子就被
人用匕首抵住了。

她胸口上下起伏，但没挣扎。

李承昀见她没挣扎，嘴唇勾了勾，目光落在门口的温怀璧身
上：「陛下，别来无恙。」

温怀璧掩在衣袖里的手紧了紧，脸上表情却未变，也没看姜虞
一眼。

他淡笑着回礼：「李将军倒精神得很。」

李承昀没说话，状似漫不经心地用匕首拍了拍姜虞的脖子。

姜虞被他挟持在怀中，她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表现得太害怕，于
是深呼吸一下调整好表情，更是没说半句话。

太后见状，微微侧了个身挡在姜虞身前：「陛下，你看哀家可
坦诚？魂引一碎，姜贵妃可不就好端端地跑出来了？」

她冲温怀璧伸出手：「陛下可别忘了自己的承诺。」

温怀璧目光在姜虞脸上停了片刻，姜虞见状，冲着他点点头。

他又敛眸从袖中拿出令牌，随手晃了晃：「若姜贵妃安然无恙
地回到朕身边，那这令牌也完璧归赵。」

李承昀突然嗤笑出声：「哦？」

他目光掠过令牌，然后看向太后：「陛下和太后娘娘打哑谜，臣听不明白。」

温怀璧扬眉看他。

李承昀又轻笑出声，开玩笑似的道：「比起令牌，臣若是更想陛下死呢？」

他话音方落，围在府外的侍卫们立马拔出刀喝道：「放肆！」

温怀璧抬手示意侍卫们把刀放下，唇角勾了勾，语气却发凉：「所以？」

李承昀眼底笑意更浓，持刀抵着姜虞脖子的手突然松了些，随即直接将那匕首「咣当」一声扔到了温怀璧脚边。

温怀璧弯身将匕首捡了起来，玩味地转了转，并未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才伸手蹭了一下匕首刀锋上干涸的血迹，然后掀起眼皮子看李承昀，笑道：「刀是好刀，不知道那制刀的铁匠能做一把，还能不能做第二把？」

他如果死了，还会有第二个皇帝。只要他身后的势力不倒，那么扶持谁当皇帝也都轮不到李家人当。

李承昀皮笑肉不笑，看着那把匕首，没接话。

太后突然道：「陛下不如先把令牌给了我们，想必李将军见了令牌自然就会放人了。」

李承昀连眼皮子都没抬，似乎是默认了太后的意思。

温怀璧轻笑出声，然后甩了甩那枚令牌，把令牌直接扔到了李承昀脚边。

太后目光一直盯着令牌，见令牌被丢过来，于是立刻弯身要把令牌捡起来。

温怀璧突然抬了抬手，紧接着有两个侍卫走上去拦住了太后，不让她捡。

李承昀见状，无声笑了笑，掐着姜虞脖子的手微微松了松，然后垂首在她耳畔低低道：「我会来接你的。」

姜虞被微微松开了钳制，于是伸手彻底把李承昀推开，然后提着又长又累赘的嫁衣裙摆往温怀璧身边跌跌撞撞跑去，直接撞进他怀里。

温怀璧搂住她，手安抚似的在她肩膀后轻轻拍了拍，然后掀开马车帘子和她一起上了马车。

见四下无人了，姜虞终于抑制不住，扑在他怀里哭了出来。

温怀璧轻轻拍着她的背：「好了，好了，没事了。」

姜虞还死死抓着他，肩膀颤动着哭个不停：「不好。」

温怀璧摸了摸她头发：「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能哭？」

他正要拿帕子给她擦擦脸，余光突然瞥见她满手血淋淋的，于是突然攥住她的手。

他把她的手置于眼下：「他伤的你？」

姜虞抬起脸，摇摇头，眼睛还红红的：「不是，是他的血。」

她一边说，一边打了个哭嗝：「我在里面捅了他一刀，嗝，然后他.....他抓着我的手继续捅他自己，嗝.....」

温怀璧拿着帕子给她擦擦手，见她手腕上只有几道摔在地上摔出来的浅浅擦伤，面上的表情才微微舒缓开来。

他又用帕子蘸了点茶水，把她手上几处干涸的血迹擦干净：「捅得好。」

姜虞又打了个哭嗝，动了动脸，把鼻涕眼泪全擦在他衣服上。

他皱眉，敲了敲她的头顶：「不许。」

姜虞又蹭：「就蹭。」

温怀璧失笑，拇指在她眼下蹭了蹭，然后点了点她额间那道淡粉色的疤：「好了，别哭了，丑死了。」

姜虞「啪」地一下把他的手打开：「你才丑！」

温怀璧扯了扯她那件嫁衣，然后用了点力气把她的嫁衣外衫脱下来：「我说的是你这件衣服丑。」

他把她的脸抬起来，凑近她轻声笑问：「你说的是我哪里丑？」

姜虞耳朵一热，别过眼去，伸手把他的手掰开：「那个……」

温怀璧慢条斯理把手收回去：「哪个？」

姜虞咬了咬下唇，干咳一声：「太后会不会发现令牌是假的？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，道：「会。落秋留的册子上画了这令牌的正反面，我叫人照着铸了一个，但真令牌后面有个暗印，太后乍一看看不出，回宫后仔细看看就能发现。」

姜虞扯扯他袖子：「那怎么办？」

温怀璧突然闭上眼，摇头叹了口气，装模作样道：「怎么办？这一个个的都要反，我能怎么办？我看来是命不久矣。」

姜虞皱眉，用力踩了下他的脚：「再装！」

温怀璧倒吸一口凉气，抬手弹了一下她额头：「轻点。」

他指尖挪到她眼睛上蹭了蹭：「刚才开玩笑的，我已经找到令牌的下落了。」

姜虞又把他手打开：「真的？」

温怀璧笑道：「假的。」

姜虞又踩了他一脚：「温怀璧！」

温怀璧直接用脚把她的脚给夹住了：「你能耐了，是不是都要骑我头上了？」

姜虞脚腕上的伤被他夹住了，她忍不住倒吸口凉气：「嘶——」

温怀璧见状，夹着她的脚立刻松开，然后皱眉弯身捧她的脚：「怎么了？」

他一边问，一边把她脚腕上的衣裙和罗袜掀开，就见她那伤口还在渗血，脚腕上一圈皮肉都翻开来了，伤口很有点深。

姜虞晃了晃腿：「干吗呀你？」

温怀璧眸中阴鸷一闪而过，然后拿起帕子轻轻替她把伤口周围的血拭干净：「别乱动，一会儿回去了给你上药。」

姜虞另一只脚蹬了他一下：「你别跟我转移话题！」

温怀璧抓着她脚腕，掀开车帘子看了一眼，发现马车没两步就要到大邳宫北门口了，现在正减缓行驶速度准备停下。

等马车停稳了，有侍卫从宫门口跑过来，询问道：「陛下，是否需要乘步辇？」

大邳宫中不允许马车通行，不管是去前朝还是内廷都需要在宫门口下车，然后步行进宫，内廷多是在北门处入宫，然后乘步辇。

温怀璧掀开帘子下车，沉默一息，道：「不必。」

他又冲着车里的姜虞伸出手：「出来，我背你。」

他声音不大，但周围的宫人、侍卫们听得清清楚楚，一时间全都齐刷刷低下了头，不敢看九五之尊被人骑在脖子上的样子。

姜虞撇撇嘴，磨磨蹭蹭让他背了起来，然后伸手掐了一下他的肩：「你让我骑你头上也没用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还跟我开玩笑，你哪天要是死了，我那口棺材给你躺得了。」

温怀璧作势要松手把她摔下去：「再掐我就松手了。」

姜虞环着他脖子的手下意识紧了紧：「你干吗？你还想摔死我不成？」

温怀璧感受到她的手收紧，唇角微微扬了扬。

他这些日子已经找人查了李家私兵令牌的下落，但是卢主事已经沉入了江底，他的人寻令牌就像无头苍蝇一样。

他这样想着，却还是宽慰她：「我没和你开玩笑，令牌是真的有消息了，李家想要这江山，也要看他们有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吞得下。」

姜虞将信将疑问：「真的？没骗我？」

温怀璧煞有介事：「真的，没骗你。」

姜虞闻言，「哼」了一声，然后目光落在四周光秃秃的树木上。

她听着地上的落叶被踩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然后抬手抓了一把树上的枯叶捏着玩：「这都快入冬了，我夏天买的胭脂一下都还没用呢。」

她把手里的枯叶捏碎：「说起来，今年秋天也没吃到桂花糕，栗子也没尝到，总感觉有点亏。」

她把叶子碎片撒出去：「不过也还好，其实宸阳栗子卖得很贵，我都舍不得买太多。明明旁边的放鹤山上全是栗子，我好几年前秋天的时候去放鹤山，满地都是栗子，想捡多少捡多少。」

温怀璧挑眉：「好几年前？和谁去的？」

姜虞：「……」

她干咳一声，转移话题：「你问这么多干吗？重要的是，冬天都要来了，但我还没吃到栗子！不过宸阳好几年都没下雪了，以前每年快下雪的时候，姜嫣都会把我从床上拎起来，抓着我外面守着，说不能错过第一场雪。」

说着，她突然把头挨在他肩上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「你知道吗？姜嫣是他杀的。」

温怀璧张了张嘴，刚想回答她，就听见她又前言不搭后语喃喃道：「你说宸阳今年会下雪吗？」

温怀璧见她情绪平缓，试探着和她开玩笑：「下不下雪不重要，我比较关心你好几年前和谁一起去的放鹤山。」

姜虞拧了他一下：「温怀璧！你还有完没完？！」

温怀璧轻哼：「不就是吃栗子？明日我就叫人把御花园的树全砍了种栗子，明年秋天你餐餐吃栗子，行不行？」

姜虞抱着他脖子的手紧了紧，嘴上却凶巴巴的：「算了吧你，明年这个时候你别进棺材里躺着就不错了，还吃栗子？吃你个大头鬼！」

秋日里风大，他们吵了一路，声音却被掩在了落叶声与风声

中。

树上的叶子还在落，从天穹深处刮下来的风把落叶吹得漫天飘舞，甚至掩住了天空中那只正展翅飞过的白鸽的身影。

那只白鸽扑腾着翅膀飞出大邳宫，最终停在了将军府。

李承昀取下绑在鸽子腿上的信，将信展开看完后就随手放进了炭盆里。

他身边有个下人张口问道：「将军，您方才为什么不再提条件，让他把咱们府外的兵撤了？」

李承昀垂眼看着炭盆中的火星子：「快了。」

下人问道：「您的意思是咱们府外的兵快撤了？」

李承昀没说话，默认了。

那下人又道：「您要不赶紧把这身衣服换下来吧？说起来，属下看陛下对姜贵妃的感情很深，您明明可以用她换更多东西，到头来就换了个令牌，还落到太后手上去了！」

他还想开口说话，却突然顿了顿，又恍然大悟：「属下明白您的意思了！您先前想要陛下拿匕首自杀，陛下肯定不可能照做，这个时候您再用姜贵妃换令牌，把要求降低，陛下比较一下两个条件，就自然同意给令牌了！」

李承昀还是没说话，他静静站在院子里，秋风把他鲜红如血的衣摆掀起一角。

那下人目光落在炭盆上，见里面的信纸已经焚烧干净，又问：「将军，这信是您安插在长德殿的眼线传来的？上面说了什么？您可要吩咐那人把令牌偷过来？」

他一连串问了许多问题，最后又斟酌着问：「长德殿的哪位公公是您的人？」

李承昀听他问了许多，这才慢条斯理转过身来。

那下人见他转过身来了，以为他是要回答那些问题，于是凑上前去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。

「令牌是假的。」李承昀掀唇，漫不经心道。

那下人一惊，正要开口，却突然被李承昀掐住了脖子。

李承昀掐着他脖子的手越收越紧，另一只手在唇边比了个「嘘」的手势。

他唇边绽开一抹笑意，看着那下人惊恐的眼睛，在那下人咽气前轻声道：「你是太后的人。」

说罢，他松了手。

「咚——」

那下人的尸体软绵绵地摔在了地上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